

M

ALFRED HITCHCOCK'S MYSTERY STORIES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1

“修道院”里的幽灵

只有深爱我的人才能看得见我……

另外……

一点音乐，一点笑声
棱镜里的秘密
导弹惊魂

新华出版社



Mystery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任英菊 译

[美]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1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1/美国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任英菊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8

ISBN 7-5011-6233-6

I. 希… II. ①美…②任…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257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2-1291

本书由美国 Penny Publications LLC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1

(美) 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 编

任英菊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e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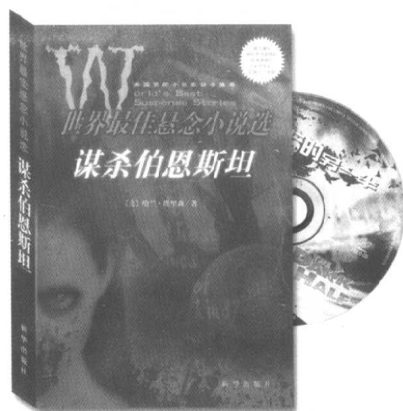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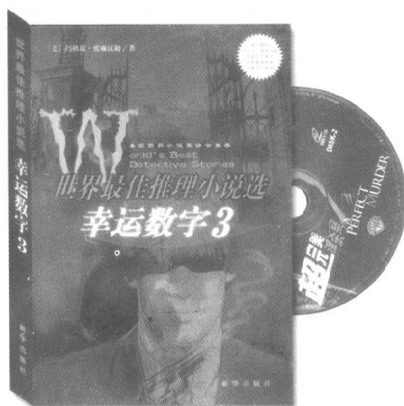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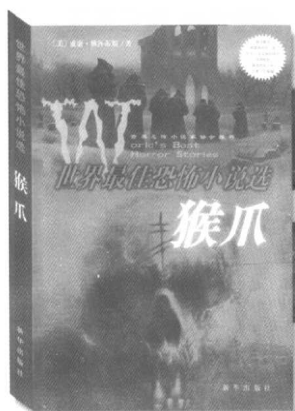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1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233-6/1·360 定价: 9.80 元

只需 **56** 元，就可获得：

- | | |
|--|---|
| 1、《世界最佳恐怖小说选：猴爪》
恐怖电影《黑暗的另一半》正版VCD | 3、《世界最佳悬念小说选：谋杀伯恩斯坦》
悬念电影《火车怪客》正版VCD |
| 2、《世界最佳推理小说选：幸运数字3》
悬念电影《超完美谋杀案》正版VCD | 4、《爱伦坡恐怖侦探小说集：红死》
恐怖电影《蝙蝠》正版VCD |



邮购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新华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43

联系电话：010-63073595

联系人：黄绪国



恐怖俱乐部系列丛书



每册定价 19.00元，每册中有100多幅隐形图案和文字，只有用本书中附送的照魔镜才能阅读。

邮购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新华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43

联系电话：010-63073595

联系人：黄绪国

目 录



“修道院”里的幽灵 (1)

只有深爱我的人才能看得见我……

奇迹 (47)

第十八街福音兄弟教堂里多次出现奇迹：圣水治愈了口吃者、救活了快死的狗、让肿瘤病患者康复等等，人们蜂拥而来，把这里挤了个水泄不通……

钢琴 (78)

即使是那些貌似聪明绝顶的人，他们犯傻的时候，都会变得天真幼稚……

一点音乐，一点笑声 (98)

来吧，古代的幽灵！让屠杀你们的人的后代们恐惧吧！

棱镜里的秘密 (110)

沙子是会磨伤玻璃棱镜的，他们为什么要把沙

CONTENTS



子放进装玻璃棱镜的盒子里呢……

卡哥·卡尔特和盖茨比夫妇 …………… (168)

每个晚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凝视天空，想知道
盖茨比先生和夫人的灵魂在何处……

导弹惊魂 …………… (176)

导弹从天而降，无人认领，面对着城市即将被
夷为平地的危险，他们决定出卖导弹，要知道，这
可是美国最机密的技术……



“修道院”里的 幽灵

简·布尔克

我是在林伯克伯爵八世十二岁的时候才认识他的。我不但与我的异母兄弟保持深厚的友谊——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我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在他逝世后还偶尔花点时间陪陪他，多多少少能填补一些他十二岁以前未能相识的遗憾。

鲁世恩是意外死亡，当时他还未满三十岁。鲁世恩的葬礼后的那个晚上，我情绪十分低落地坐在修道院图书室的火炉前，疲劳和悲伤使我不能入睡。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的哥哥被安葬在家族的墓园。鲁世恩并不孤独，他的身旁还躺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在五年前——生下他们的独生子查尔斯之后——去世的。

我想起了鲁世恩的独子查尔斯，于是我拿着蜡烛去他的房间看看他，那时还不到十点钟。白天的葬礼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了，现在已经睡着了。尽管他年纪还小，但即使睡着的时候，他的脸上看起来还是很悲伤。查尔斯的身体动了一下，大概察觉到烛光了，我赶紧吹灭了蜡烛，在他身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可他没醒。我轻手轻脚地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外走，轻轻关上了他的房门，才重新点亮了蜡烛，回到了“修道院”图书室。

当壁炉上的吊钟敲响了十一下的时候，我又倒了一杯波尔



多酒（一种红葡萄酒——译者注）。我已经让所有的仆人都睡觉去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们的关心或悲痛。今天我们都悲痛欲绝，他们和我一样热爱鲁世恩。我只想自己一个人独处今天剩下的这几个小时，让自己好好地回忆一下我和他一起相处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我是如此思念他。

我母亲是个寡妇，后来嫁给了鲁世恩的父亲。这样母亲和我便住在了“修道院”。以前，我只见过埃尔伯爵七世——我的又一位继父——两次。虽然每次见面时，只是简单聊几句，但我非常敬畏他。他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男人。我住进了他家，我知道在这里没有一个保护我的人——母亲非常漂亮、心地善良，是个羞怯讷言的女人。每次我在这个家里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她总是心情抑郁，却不知道如何保护我。

“修道院”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房屋布局杂乱无章，没有固定的规则，比我出生、成长的那所小房子大多了，历史也更悠久。我坚信，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如果到处乱跑，一定分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回去的路。即使他刚刚再婚的母亲愿意不辞劳苦地到处寻找他，她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尸体到底躺在哪个盘旋的楼梯里或者是哪一个长廊里。

我最担心的是我新的异母哥哥。当时鲁世恩十二岁，比我大两岁，我想他一定仇恨我。我第一次看到他，觉得他是个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小伙子。当我们走进“修道院”的时候，他站到其他人的后面，懒洋洋地注视着我。他个子很高。我非常害怕他，我极力不显露出来——但是我一定还是显露出恐惧来了，因为他的父亲嘴里嘟囔了关于“奎克不斯先生”的故事。

鲁世恩的表情立即变了，热情地拥抱我，表示欢迎，在我的耳边咕哝：“颤腿伯爵，为您效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



也报以罕见的但也让人着迷的微笑。任何看到这样的微笑的人，都明白一切都会好的。

很快，鲁世恩和我成了朋友和兄弟，他总是积极地、明智地引导我。他的同龄人是不可能那么聪明的。他教我如何与继父融洽相处；有一两个欺负弱小的坏蛋总是欺负我，他替我打抱不平；如果他想起什么主意，他也让我陪着他；向我讲述修道院的规矩和传统。他也告诉我如何在这里找到几条秘密通道，讲述关于这里过去的传说，讲可怕的、无头修道士在北塔楼里游荡的故事和地下宝藏以及古代咒语的故事，每次都吓得我瑟瑟发抖。

“我们一定不要‘圣诞节咒语’，”某年十一月末的一个寒冷的傍晚他在我耳边私语。他每天在仆人相信他上床睡觉之后，利用牧师的通道来到我房间看我，我们每次都要聊很久。

“真的有你所说的这种‘圣诞节咒语’之类的东西吗？”我问。

“那当然，我怎么会骗你？！”他恶作剧似地微笑着说。“我跟你讲，亲爱的爱德华，你还没有这个福气碰到我贝恩姑父和姑姑，还有他们家的三个混世魔王——亨利、威廉、法尼。绝对的茅草吊架。”

“茅草吊架！”我大笑。

“喝！当然喽！注定要被绞死，他们每个人——还有法尼。他们就要来了，我们得做好准备。他们肯定会骚扰你，欺负你，不过也不用担心。一旦他们有人恶作剧，你要提醒自己，很快我们就会找他们算账。”

鲁世恩没有骗人。两个星期后，贝恩勋爵夫妇带着三个有趣的孩子拜访“修道院”。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仆人把家里所有贵重、易碎的东西都搬到仓库里去了。从贝恩一家穿过“修道院”那壮丽威严的门廊那一刻起，我们家里就乱成一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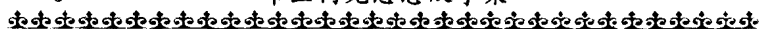
就像鲁世恩对我说的那样，亨利和威廉果然不停地找我的麻烦。亨利和我同岁，威廉比我小一岁，但他们都比我要高大，比我强壮。三个孩子长得都像他们的父亲，阿尔福莱德·贝恩勋爵。他是伯爵的妹夫，也是伯爵的表弟——但在我看来，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是一家人。贝恩勋爵，红头发，面色红润，和头发的颜色很相配。他最温柔的低语就是吼——而且他几乎从不小声说话。

他的三个孩子同样也是大喊大叫，粗声粗气的，从来就不会安静地呆一会儿。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挠我、抓我、挤我、推我、甚至用木棍来戳我。他们来的第二天晚上，我已经遍体鳞伤，而且相信鲁世恩会来救我。他总是非常从容地就能制服那三个坏蛋，别人都没有这本事——威严地看看亨利或者威廉，就能让他们停下来，直到他们碰巧发现我没和他在一起，这三个家伙就又开始折磨我。

当他们欺负我的时候，我稍微有反抗，他们就猫叫似地，向索非亚·贝恩夫人报警。这位温柔的母亲饶有兴趣地跑来帮他们，总是在我的头上摇晃铃铛，叮叮当当地好像要震坏我的耳朵，还揪我的耳朵。每到这时候，我母亲比一般人都明白如何退避三舍，总说她痉挛发作了，并且——怀里抱着香料嗅瓶——借口推托不去事发现场。

贝恩夫人每时每刻都在抱怨，哪儿都不顺眼。饭菜不合她的口味；仆人好吃懒做，总是躲到一边偷懒去了；房子太冷了。仆人把壁炉的火烧旺一点的时候，她又会抱怨太热，屋里烟味太大；房间里的各种摆设因为这个或者那个理由不合适。“就是没有我们贝恩家里舒服！”这是我们很快就听腻了的口头禅。

当她抱怨给她一家人安排的房间位置不好，不方便的时候，继父皱了皱眉头，说：“可是，亲爱的索菲亚！我记得去



年你说我给你安排的房间是要把你流放在修道院最偏僻的地方，坚持要你住在这间。”

继父的话根本没用，贝恩夫人照样抱怨。

后来鲁世恩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和姑姑从小不是一起长大的——伯爵的童年时光大部分都是在“修道院”里，跟鲁世恩的爷爷住在这里。鲁世恩的奶奶讨厌县城里的生活，也讨厌她的丈夫，她和她的女儿索非亚住在城里。

我很感激鲁世恩给我这些暗示。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像这样秘密私语了，因为法尼总在像间谍一样窥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于和鲁世恩做伴，现在突然不能和他谈私事，我极为寂寞，我从没想到没有他的陪伴我会这么孤独，在来修道院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后来的一个傍晚，正当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所度过的最糟糕的一个圣诞节的时候，鲁世恩朝我眨眨眼睛，冲我笑了一下。我立即明白他已经找到了解决我们目前困境的办法。我猜对了。

那晚，我和鲁世恩一直在玩稻草人的游戏，但是法尼的家庭女教师（她那晚一直在监督我们的活动）让我们停下来——我打赌，她肯定察觉这不是贝恩家的孩子该玩的游戏，他们都玩那种有暴力的游戏。当她走过来把稻草人收起来的时候，鲁世恩转过身对我说：“爱德华，你猜今天晚上幽灵会出来吗？”

“什么幽灵？”贝恩兄妹异口同声，大声问。

“当然是那位‘无头修道士幽灵’喽！”鲁世恩回答。

法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胡说什么啊？”女教师虽然这样问，但话语间明显表示她很感兴趣。

“很久很久以前，”鲁世恩说，声音抑扬顿挫，“这里是座城堡——现在的北塔楼就是城堡的一处废墟。而这座城堡本身



呢，又是在另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是一座更加古老的修道院的废墟。这也就是我们家叫做‘修道院’的来由。

“当这里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修道院的时候，两个最有实力的贵族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冬天的夜晚，战火烧到了这座修道院，这件事情震惊了所有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这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修道院被攻破，身穿甲冑的武士骑着马进入这间小礼拜堂，那时修道院正在作晚间祈祷。这群流氓的首领拔出他的腰刀并且——嗖嗖！”他用手示范了切的动作。

贝恩兄妹和女教师都屏住了呼吸，大气也不敢出——我相信我也一样，虽然我以前听他讲过这个传说，但是鲁世恩讲述的方式从来没有这么具有戏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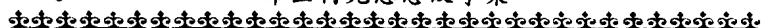
“没错，”鲁世恩深沉地说，“他砍掉了他站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圣人的脑袋，他的武士杀了其他的修道士——那些正在祈祷，手无寸铁的人们。”

这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被吓坏的女教师问。

鲁世恩没有立即回答，沉思了一会儿，那样子就像在考虑要不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些刽子手曾经听到了一个传说，一个关于修道院里有宝藏的故事。传说可能不是真的，因为这些刽子手仔细地搜寻了修道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壁橱、每一个地下室，还有每一块松动的石板，但一无所获。”鲁世恩顿了一下：“这个头目宣誓效忠的那个贵族送来一个口信，说他需要他的队伍。因此，他们必须尽快赶到战场。这个贪婪的头目不想放弃他的寻宝梦，就假装生病。他派一小部分人去战场，剩下的武士——也是心最黑的人——继续搜索。”

说到这里，鲁世恩压低了声音，“就在这些人在修道院里



暂住的第一个晚上，在深夜，站岗的士兵非常震惊地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身穿修道士衣服、脸被他的衣服的帽子遮住的男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修道院里那些惨遭屠杀的修道士穿的是褐色神袍，这个人穿的神袍是纯白色的，在他白色的神袍胸前，一块殷红的血迹。‘究竟是谁在那儿?!’一个武士喊。穿白衣的人停下来，把帽子慢慢地放了下来。让士兵魂飞魄散的是，这个东西没有头!”

“是修道士!”威廉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没错，是个修道士”鲁世恩说。“士兵恐惧地尖叫起来，唤醒了其他人。所有的士兵都被吓坏了，只有他们的头儿强作镇静。‘告诉我们宝藏在哪里!’于是修道士在前引路，这个头领带了五个平时最勇敢的士兵，跟着修道士走进了一条秘密通道。其他人害怕，不敢靠近他，站在那里等。”

说到这里，鲁世恩再次停顿了下来。

“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不接着说下去呢?!”亨利忍不住问。

鲁世恩笑了笑：“那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了。”

大家都不做声，心里满是敬畏。

“那么那些宝藏呢?!那些宝藏到最后怎么呐?”威廉问。

“那些宝藏最后也没能找到。从那以后，任何企图去寻找这批宝藏的人都会遭意外，尤其是那些冒险接近这个古老的避难所的寻宝者。最后，我们一个祖先得到这块地。他得到修道院的一部分，这部分就是已经被封锁的避难所。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一座城堡。但是，当地人会告诉你，在冬天的夜里，无头修道士仍在游荡。有些人说，他们曾经听到从距离避难所最近的那部分残余的修道院里有马蹄声——是被诅咒的那些武士的马的幽灵。”

“到底是哪部分?”亨利尽量按捺住内心的恐惧，故作冷



静。

鲁世恩回答：“我想，可能很接近你们的房间吧。”

亨利再也不能故作镇静了，这下被吓坏了。他一边尖叫着“妈妈！”，一边撒腿就跑。法尼一下子就哭了，看见哥哥跑了，赶紧也跟着跑了出去。威廉也脚下抹油般地逃跑了。

“我的天哪！”女教师的脸色比刚才更加苍白了。虽然与无头修道士们比起来，她更怕她的雇主不高兴，但是她说完这句话也赶紧逃了。

“我的老天爷！”鲁世恩平静地说，“你果然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恐惧。如果你继续演下去，亲爱的爱德华，我敢肯定他们明天天刚亮就会想滚蛋回家去了！”

我不想承认我确实被吓坏了，但是我知道我根本瞒不住。贝恩兄妹离开的美好前景让我高兴。他看到我笑的时候，说：“这是修理他们！他们让我不愉快，但是对你更残忍，可怜的孩子。”他凑近了看我的脸，我的脸白天的时候被亨利打了好几拳。“看，你右眼下面都青了。是不是亨利让你白天不好过？”

我点点头，承认亨利确实朝我眼睛上打了一拳。

“恶棍，亨利。我一定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但是不要记在心上——你还没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你要像鹅卵石一样坚强！”

他说这些赞扬话时，表情非常轻松——他从一个马夫那儿学来的。他赞扬让我几乎得意忘形了，他不得不提醒我要装成非常恐惧的样子。

“我们必须准备一下，我父亲很快就会盘问我们的。我肯定。”

想到要被伯爵叫去问话，我的脸色立即就变得苍白。

“太妙了！”鲁世恩快意地笑着，就在这时候，仆人费本斯出现在门口。



“爵爷、爱德华少爷，可否跟我来一下？”这个仆人说，面无表情。“伯爵让您二位到画室去，大家都在那儿。”

“是让索非亚姑姑要好好修理我们吗？”鲁世恩问。

费本斯嘴角轻微抽动了一会儿，然后才啜嚅着回答道：“对不起爵爷，我不能说。”

当我们快到画室的时候，鲁世恩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爱德华，你听我的准没错：呆会儿你要靠近父亲站着，越近越好，这非常重要！”

鲁世恩的指示让我觉得很不安。我鼓足了勇气，在贝恩夫人一人开始就年轻人没有礼貌发表了一大篇演讲的时候，我径直朝伯爵身边走去。亨利、威廉和法尼在一旁自鸣得意地瞧着我们。

“别在这些小事上纠缠了，索菲亚！”贝恩勋爵突然插话。声音很大，吓得我母亲不由自主地缩回沙发靠垫里，他的妻子默不作声——虽然这句话很短，可很管用。

当我在伯爵的座椅附近站定的时候，他就站起来，拿起一个玻璃水瓶，向贝恩勋爵走去，好像这间屋子里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我看看鲁世恩，他暗示我呆在那里别动。

“鲁世恩，”伯爵给贝恩勋爵加完水后，语气十分平静地说，“我想你很乐意向我简单解释一下今晚的事情？我对那些让你的表弟们飞奔到他们妈妈这里，抓住她的裙子不放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贝恩勋爵听到这里，笑了起来，他妻子在一旁提醒他。继父朝我走回来，在给自己斟满之前，好像观察了我一会儿，然后把瓶子放回茶几。

“爱德华，”他说，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来，和我一起，站在炉边上。我妹妹告诉我，咱家所有的烟囱都冒烟，